
蟬秋

壹之甲書羣翠重

著 青 山 蔣

行 印 社 作 合 版 出



題卷首

我不能飲酒，但我曾經陶醉在我底夢中；玲瓏晶瑩而潤滑的玻璃杯，滿盛着血紅的葡萄酒，像一杯瑪瑙，像一塊琥珀，使我愛，更引我喝，我喝，我喝下去，喝下去；我終在沒陶醉以前，微微地陶醉了；我更在真陶醉之後，沉沉地陶醉了；這陶醉能安慰我，與我以悠悠的歡樂的滋味。

如菓是非夢地喝着血紅的葡萄酒，那陶醉的滋味還要深長罷！

我屢創作的嘗試，有特殊的興趣；我似乎陶醉在我偶然寫出的文字前。

的小稿簿中，一張張的綠格紙上，一行行的黑墨團兒，使我愛惜，使我矚視，使一本本我幽思，也正使我陶醉。我很高興寫下去，我想有多次的陶醉；這陶醉也能安慰我，與我以悠悠的歡樂的滋味。

如果是整齊地印在美好的書本裏，那陶醉也許更是深長罷？

我企求更深長的陶醉，我雖未非夢地飲酒，我却已冒昧地印書，我想我不久將有更悠悠的歡樂的滋味。至於能否也陶醉讀者，我不是文學「家」，我不敢說！我不敢希望！

在神識還清醒的此時，我誠敬地道謝錢君匉先生作畫面，及陶元慶先生底介紹，製成美好的夜光杯；再道謝華子長同學，爲我抄校一部份稿件，盛進了小半杯葡萄酒。

蔣山青

十五年十月十日

目 錄

題卷首——代序	一
綠玻璃杯	一
病	二五
秋蟬	四七
曼琳姊和我底哥哥	七七
王二底煙桿	八九
四行眼淚	一〇五
淚痕	一一九
送葬	一六五
晚年	一八七
致死者——代跋	一
付印題記	一



綠玻璃杯

我爲友情所支使，在她家伴着她底病。當她略爲清醒時，握着我底手，說：「妹妹！我對不住你！你吃

了苦啦！」那時她底苦惱的心靈上，也許覺有些微的安慰。但是她對於我底辛勤的感謝，遠不如對她的懇至的期待——我是她底同學，知己的朋友；她底未婚夫，却算是她底生命了！他在昏亂的囈語中，不絕口地狂喊着他底名字：「其捷呀！其捷！其捷！」其捷來！你來！我給你說……」她像期待着救苦救難的

菩薩般狂喚着。她大約覺得有她底其捷在身旁，她底生命便會從魔鬼手中奪取回來了！說她糊塗，不明白，但有他在旁說着，「姐姐！其捷在這裏！你放心！」時，她便也安然了；再不似他未來時的狂喚。

其捷是一個肌瘦而黃黑的青年，從他底不甚流動的脾子和呆滯的神氣裏，可以看出他是真誠而樸實，有着潛在的熱烈的愛。那天奔走於炎酷的太陽下，懷着滿肚皮焦急的心情，愈顯得顛頹而羸弱。

他從很遠的水西門親自買來一帖藥，是一個方方的上大下小的白紙高包，另外還有一隻綠玻璃杯，杯中裝着的恐是貴重的羚羊角汁。他慢慢地拆開紙包，對着藥方一樣樣都放在藥罐中，沖上生水；催着生火爐，好趕緊煨起。他急急地揮着滿臉的汗水。又咳了兩三口帶血的痰。他呆了一呆。

這時裏面病牀上的她，又在喚着「其捷」了。我同其捷立時走進去。他又款款地和她說：

「姐姐！其捷來了！買了藥回來了！這帖藥喫了包好……」她底乾枯而蒼白的瘦臉上，露出一絲笑意，嘴抿了一抿，似表示由衷的感謝。暫時又甯靜些，祇側身向牀內睡着，有時轉過頭來，用謹滿眼矢的矚障的眼兒，向我和他望望。

他放輕了脚步走出去，把藥放在小火爐上。聽他低低地和地底父親說：

「請您當心這藥！剛纔趙先生不是說好？看這一帖藥——我想，還是把羚羊角的汁先給她喫下去！」

少時的靜默後，他和她底父親雙雙地走進房來；他手裏拿着那隻綠玻璃杯，我看去是小半杯和水的白漿；她底父親提着開水壺。他哄着她說：『起來！來！喫點兒開水！』她還是側睡着，祇仰頭狠狠地望望。她底母親——一個時乖運塞的老太太，坐在靠窗的椅上遠遠地說：『兒呀！起來喝一點，乖，我喜歡你！我底心肝命呀！』她突然坐了起來，瞪着眼很慌張匆忙地一隻手按着簾子，一隻手扶着杯子，就着他底手中，把白漿一氣喝完，嚇下時骨都骨都地響；祇是像喝不及似的那樣異常的慌張和匆忙，使我覺到是不祥的徵象。但她底母親聽見了，在枯焦了皺皮的臉上，露着絕大的歡欣；先就問我：『可是喫下去啦？』顧小姐！我點點頭。她又繼續着低低地說：『可憐她底哥哥就是不肯喫藥；喫了又吐出來；肯喫總有救。你看她剛纔一滴都沒白糟蹋！』

這時她父親給她些白開水喝，把杯子沖洗乾淨，便扶她睡倒。在聽到她母親說話時，她又無端地插上一句說，「哥哥？哥哥不是死了嗎？」接着她又很傷心地哭她一月前已故的哥哥了，但沒有淌眼淚。她母親經他底示意，便仍如先前的靜默了。

他走了出去。

一會兒她底手摺和臉皮又漸漸地緊張了起來，他們忙着給她擠西瓜水。醫生說西瓜水可以治心中的邪熱。

他把藥和西瓜水每樣捧進一小盞來。一盞是紅的，一盞是黃的，還升着熱汽。我出去趁空喫了半盞午飯。

飯後，見他坐在床前的凳上，用手指給她按摩着胸膛；西瓜水的盞是空

了，藥還在桌上。她還是有點緊張。

隔了半點鐘的光景，我和他照應着把那盤藥灌下去；以為可以抵制她午後的那一次騷擾；但是終仍不免，又給她受了一番那種說不出的痛苦。

她突然生了異常的氣力，手足皆冷，洩出滿頭滿身的冷汗。心裏好似有着烈火在燃燒；透不上來的氣，直往上撞頂，把齒咬緊，悶着呼吸，幾乎昏厥過去。為防昏厥，她底父親急忙地爬上床去，扶她坐起，在後面抵着她底腰；我祇是用手巾給她擦汗，又用紙燃的煙兒薰她底鼻孔；她在扎掙而避讓。也許心裏還明白，祇是無可奈何地聽着擺佈。

她底枯焦着繃臉的老太太又掛着眼淚，在屋角裏哭泣着。嘴裏咕嚕出來的，是在說，『我底兒呀！你要去尋你哥哥……帶着你可憐的……苦命的

媽媽罷！

我底眼淚也不自覺地流了出來；一面握着她底右手；他握着左手；還有人按着她底腿；不然，她腳會亂跳，手要亂咬。若是咬下一隻手指來，在昏亂中她是不會知道的。爲此我用着十分的氣力。

好久，她纔透過一口氣來，急遽地說：

『好啦！讓我睡倒！』

於是又慢慢地把她放倒。我給她擦汗。

她又錯亂地唱起來了，用着國語的調子，聽去也有自然的節奏，吞吞吐吐的却聽不懂是說的什麼，祇「我々我々」地像唱京戲般；每一節末了，少時的停頓以前，定要把身子挺起，向床上工東地一頓，再「嗯々」地一聲聲

哼着。

她母親却拿着掃帚進來，在她頭臉和身上脚上拂拭，說是遇着野鬼；自然這是她底「傍老頭子……」的話招出來的。於是大夥兒的親戚便立時都見着那傍老頭子似地在嚷着：

「你有話就說！你和她無冤無讎，別給她這樣地喫苦！要錢，我們燒給你！」

但媽還是用國語的調子唱着。我們緊緊握着她底手不敢放鬆。我被她底手指甲摳得痛得裂，但祇好忍着。後來祇得握緊了她底小腕，看她屈曲地緊張着，像要抓着什麼纔好的樣子。

不久，她改了調子；是在學校裏唱過的琴歌；沒有錯什麼。唱完，又隨口亂

說了；不住地儘在高聲地狂喊，像是愈高愈好，愈高愈痛快，錫力要把這一口氣喊完了似地，瞪着眼，伸長了焦黑的舌頭。這樣瘋狂似地度過了兩三個鐘點，心中的火焰和沸騰的熱，纔稍微平熄些。但仍在說着莫明其妙的言語：

「啊呀！他們要淹死我哩！救命啲……」

「世界上的人都被我折磨折死完了，我一個人活着做什麼哩……」

「隔壁的老太太，在我眼上釘了十隻釘，心上也給釘了去啦！啊呀！不
得了啦！」

她底母親忍不住放聲哭了，斷續地說，「我這個孩子，又靠不住了啦！
教我老的老小的小……怎樣地過活呀……兒呀……」不怪她母親要這
樣剝心似的痛；便是我也落淚，她底其捷也擦眼；大衆覺得這病是終於無救

了。

「這還是輕的哩！前兩夜還要利害！」她底父親從床裏爬下牀來感慨地說。一忽兒又猛然想起一件要事似地說，「你們趕快把藥再倒一盃來；趕快給她喝下去；趁着先前的藥力，也許可以抵擔得過……」沒說完，趕快地向房外去了。

我們不去理會他，放一隻耳朵聽着她底胡言亂語。一忽兒似清楚了，却勸她母親別再哭。

再喝下一盃藥去，纔漸漸地不說話，昏昏迷迷地像要睡覺的光景——大衆底臉上，纔又有了喜色。我坐在牀前，細看她還是圓睜着兩眼。其捷看見，喊她閉着的時候，她也知道勉強地一閉；閉着也還不是真睡去。一會兒又圓

睡着了；他們不知道。

大衆都似放下了七上八落的心兒，懷着新鮮的希望。

老太太又重開顏地低聲說：

「還是藥有效驗。該不礙事——她哥哥那時不出冷汗，冷汗出透了也好；她哥哥也不像她這樣喊叫，所以悶在心裏，時瘟內陷，陷死了一個活跳新鮮心高氣傲的孩子！靠菩薩她就這樣安逸地睡一覺就好了——睡着了
吧？——我想該不要緊；這倒是轉機！趙先生說能睡着就是轉機！」

其捷還在注意使她閉着眼兒睡覺。但她始終沒睡着。

天色昏黑下去，僕人送進一盞煤油燈來。我祇嫌它不明亮。

晚飯後老太太進房來低聲和我說：

「順小姐！我剛纔去燒了一斤紙錢給那傍老頭子，你看她現在多麼安靜！」

老太太說過看看她，將走出房去，她却高聲地喊「媽——媽——」她母親急忙地走過去，時間她喊媽作什麼；但她用手狠狠地一搯，怒容滿面的說：「不要你！你是爸爸——我要我底親媽！我底親媽呀！」她又唱起來了。

夜裏一點鐘起，又鬧得馬仰人翻，比日裏還利害。沒有別的親戚，照應她的除了掙扎着的她底老父母以外，就賸我，其捷和她底兩個表姊妹；彼此都

是膽小的孩子們。

老太太底好希望，又給她底胡亂的言語刺破了。

「老奶奶來了！」她說，「老太爺也來了，還有哥哥——請坐請坐！我去倒茶——我坐在哪兒？」

她母親底眼淚又簌簌地滴在衣裳上了。馬上和她爭吵似地說：

「沒有你底位置兒呀，別胡說——子楚子楚——（她哥哥底名字）你給我滾遠些！爺爺奶奶，也得救救她底命！可憐你們祇有這一個孫女兒啦！還想帶她去嗎？」

她狠狠地說，「別麻煩誰在哭！」說過就猛猛地用手撕破了一件綢小褂子，又用手把簾子揭起，想要爬起來。我們祇好按着她。